阿文成公年譜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八

受業　王　昶　勘定
盧蔭溥　增修

孫那彥成　恭纂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六十一歲

正月十八日

諭曰緬甸自撤兵以來已經八載每歲沿邊派人駐守究屬不成事體而其地水土惡劣朕意又不欲用兵惟嚴令各關隘絕其貿易稍足使之畏懼耳但向來雖有禁遏之名仍恐具文塞責徒爾因循歲月總未能完此事

之局原擬合阿桂為雲貴總督前往經理邊務其事庶
可早竣茲據圖思得奏聞得緬酋懵駁已死其子贅角
牙襲職前據該處頭目得魯蘊具稟鎮將等稱情願送
還內地之人輸誠納貢懇請開關隨遣諭來人先回俟
其到關再定今據張鳳街辦事之騰越州知州吳楷稟
稱派送孟矣等出口之玀夷南多木比等回關據稱孟
矣等至老官屯向該頭目縱拉機稱揚大皇帝威德嚴
重及地方廣大富庶光景該頭目甚為感畏孟矣等卽
日登舟赴阿瓦聞得魯蘊現在阿瓦料理貢物并將蘇
爾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楊重英俱從天馬關送還

內地並欲親自到關叩懇納貢等語緬匪果知悔罪投
誠還人納貢自可就此完事但受降通市及善後章程
必須曉事之重臣相度妥辦方能合機宜而符體制著
阿桂即速馳驛前往雲南辦理受降諸事完竣即行回
京至開關以後沿邊一切事宜均關緊要非圖思德所
能經理所有雲貴總督員缺著李侍堯調補圖思德著
回貴州巡撫之任

十九日

諭曰阿桂現在前往雲南辦理受降諸事著給與欽差大
臣關防

二十九日

諭曰
大行皇太后大事阿桂得信卽星馳來京持服現在滇省尙無緊要之事且一切事宜前已詳諭圖思德無難遵辦阿桂旣已來京著過二月初七日初祭後再行馳驛前往

二月初七日

諭曰前據圖思德奏緬夷現有情願還人納貢之信因令阿桂前往經理茲阿桂因行至直隸境上聞
大行皇太后大事進京叩謁

梓宮留住數日今已於初八日出京計算阿桂到滇時得
魯蘊早可款關李侍堯圖思德應遵照前旨將得魯蘊
所辦貢物及來使並送還之楊重英蘇爾相等即行接
受派委妥員送京不必俟阿桂到彼方接收辦理免使
緬夷等心生疑懼其派員送京時途次迎見阿桂所有
辦理情形并沿途行走事宜阿桂原可在途指示料理
毋庸等候此次阿桂到彼重在辦理開關善後事宜已
詳悉面諭阿桂到滇時與李侍堯相度機宜妥辦務使
一勞永逸以崇體制而重邊防

十四日

諭曰據阿桂奏二月十二日內邱途次遇圖思德四百里驛遞奏摺卽遵旨拆看所奏情節及譯出緬文較上次所奏近實辦理亦無錯悞惟得魯蘊不必令其親自來京與侯阿桂到後再辦開關事宜之諭旨未符已於摺內批諭伊果欲親來亦係好事何必阻止葢緬夷等心多疑懼伊若不願來京原不必強若如所奏伊現在等候象隻親自帶同官人送還之語則是誠心來京朝見自應准其前來且應格外加恩以示獎勵又阿桂所奏緬文內稱將蘇爾相等十餘人接到阿瓦得魯蘊親自送出而於楊重英未經提及楊重英係必應索取之人

但不便因一人未到將蘇爾相等概不接收仍一面嚴
諭索取送出毋任稽遲所奏甚是但此時得魯蘊已可
到關計阿桂行程到滇尚須時日著傳諭李侍堯圖思
德於得魯蘊到關時如伊情願來京即令其將貢象幷
送還官人一齊送京不可稽遲觀望阻其仰慕之誠如
得魯蘊不願來京伊倘有貢使陪臣即可令其護送貢
物來京至楊重英如未經送出即一面傳旨嚴諭伊係
最緊要之人自應首先送出如不送出仍不准其開關
通市等諭迅速發往至阿桂接到此旨亦即日加緊趲
程前進到滇辦理

三月初六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看其情形酌量辦理如不肯前來則竟不必差人往催並不必探聽消息惟嚴飭邊關示以不測所奏甚是緬匪狡猾異常而縱拉機尤爲奸猾從前在老官屯時懵駁即係聽信縱拉機之言以致肆行無忌昨還人進貢之稟看來係得會蘊意圖藉此開關今已經約定日期忽又翻改未必非縱拉機之意緬匪如此狡詐惟在嚴飭邊關絲毫不許走漏消息亦不必差人催探致得遂其奸計若伊差人及節蓋到關亦應扣留不遣必致全數將人送出方准開關放還緬目著傳

諭阿桂李侍堯到彼務須悉心會商嚴密妥辦毋庸差人僱探以防緬匪等聞信探聽消息並應嚴問其節蓋孟幹等如此反覆究屬何心總之辦理外夷諸凡舉動當示以威嚴不可稍露遷就完事之意阿桂李侍堯均係能辦事之人詳籌妥酌自合機宜

初八日

諭雲貴省銅運前據戶部奏額運京銅開行延緩請將管廠各員並專轄之司道以及從前奏報不實之督撫查明議處當經依議允行並傳旨申飭圖思德令其明白回奏並令李侍堯裴宗錫妥議具奏矣今圖思德復以

瀘店並無底銅另請展限此摺若批交部議該部必按例議駁於籌辦銅務全局不能實有裨益今李侍堯已赴新任阿桂亦在滇省兩人皆能辦事之人著即傳諭令其會同悉心通盤籌畫將此後如何採辦足額籌備底銅充裕以期趲赴例限不致廠運各員再有短少遲延之處悉心妥議據實具奏

二十六日

諭曰今日據阿桂李侍堯等奏先後行抵雲南省城面商籌辦緬匪事宜內稱圖思德所奏得魯蘊遣孟幹等到關藉詞錄隻未到並請差官赴馬脖子與節蓋說話經

提臣等將孟幹暫留飭令跟役先後前往曉諭節蕣不
敢進關迄今尚未據圖思德等知會消息計此時瘴癘
盛發目下已無可辦前說似覺荒唐臣等即起程前赴
永昌察看情形面商另奏等語所奏是已於摺內批示
矣蕣開關通商一事自圖思德以至滇省文武官民人
等無不願爲想因適有得魯蘊遣人來稟遂皆聳恿稟
報圖思德輒據以入奏經朕洞灼情僞明晰諭知今果
不出朕所料至進貢還人之事係得魯蘊先遣人稟知
何以中途反覆藉詞緬隻未到又添出與縱拉機商量
情節並請差官赴馬脖子與節蕣說話等種種支離謬

妄可惡已極此事係得僧蘊先發其端並非自我而起今節䕶既不敢進關朕意以爲竟應或用計或用力使斡弁帶兵一二百至馬脖子將節䕶拏進關內詢以得僧蘊何故如此說謊其意竟欲何爲訊得實情即應將節䕶留住另遣伊手下明白夷目回緬曉諭得僧蘊等以此事從前緬匪敢於將蘇爾相等措留則此時拏獲節䕶留住實所應當况此次貢象還人之說由爾等先行具禀今忽又反覆豈有不拏人究問明白之理如此傳諭詰問得僧蘊等諒亦無可置辯即因此復生事端伊如果敢於侵犯邊境則正可乘此機宜以逸待勞大

加懲創滇省兵力亦儘可辦理益進兵往緬則尚限於地勢氣候恐徒傷病我人故不肯用兵若彼既離巢遠來至我邊境則勦殺實不為難朕意定以如此辦理著傳諭阿桂李侍堯悉心籌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自古中國之駕馭外夷自應示之以威令其懾服則可保邊境寧謐若稍存將就姑息之見則是示之以弱未有不因此受害者此理甚明恐啓邊釁乃漢唐宋無能為之言非我大清國全盛時之言也阿桂李侍堯等皆通達事務之人自應見及於此圖思德富青各有本任事務今緬匪現在既無可辦之處留駐於彼亦屬無益自應

各令回任

四月初三日

諭曰前此屢經傳諭阿桂李侍堯令其悉心籌辦得魯蘊等差人進貢並往拏節蓋一事此時諒可陸續接奉相機妥辦矣前因圖思德等奏得魯蘊約定日期貢象還人確鑿有據是以專差阿桂赴滇辦理開關受降等事而善後事宜則非圖思德所能辦因特調李侍堯為雲貴總督董率文武實心妥辦並令阿桂於受降事後將關隘應行查覈各章程告之李侍堯酌量妥辦阿桂即可回京昨據阿桂奏緬匪迄今尚無信息目下瘴氣盛

發已無可辦前說似竟荒唐等語則從前圖思德所奏
贊破通省文武商民人等聳惠冀圖將就了事露其端
倪致得魯蘊等窺破翻行捏說欺朦而圖思德等復為
所愚耳至昨降旨令阿桂或用計或用力選派幹弁帶
兵一二百至馬脖子將節蓋挐進關內審問確供在天
朝體制自應如此但節蓋果否實在馬脖子地方殊難
深信且馬脖子距老官屯不遠似無令節蓋在彼獨住
之理不過飾為此言欲誘內地官員出外復為羈留耳
此等情形阿桂自能籌度妥辦如因瘴氣已盛兵弁難
以出關阿桂自亦能悉心酌定若得魯蘊既無消息而

節益之事又難往拏則阿桂在滇亦無可辦之處若駐
留永昌坐待緬匪納貢誑言更覺不成事體阿桂只須
將交彼會同李侍堯辦理之事告明李侍堯及查辦銅
鹽諸事完畢即可回京至於嚴守關隘設法稽查及每
年無庸多派提督等統兵防邊之處其大綱細目阿桂
自當與李侍堯面爲酌定即起程來京李侍堯素稱能
事自必實心籌辦且以本省總督在彼專辦則事權歸
一更可期有成效李侍堯諒能善體朕心不負委任也

初九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竊臣阿桂仰蒙

聖諭馳赴滇省辦理緬甸事務星夜兼程前進嗣於途次
屢遇圖思德奏函遵
旨拆閱得悉緬匪狡詐反覆情節極爲可惡因恐該匪所
稱進貢遣人等項竟屬荒唐不特事勢驟難完結
且有關前奉明發
諭旨晝夜殫思不能遽得善策及抵雲南省城與臣李侍
堯面晤熟商此事全局彼此所慮正復相同臣等
再四籌畫實未能得有把握就現在情形而論惟
聞緬地四大萬內有泖萬機者係贅角牙之妻父
而孟團係泖萬機之用人遣往馬脖子催探信息

節蓋等即遣伊同孟幹入關遞稟當被羈留嗣渺
萬機向節蓋索取節蓋頗露情急是以節次遣出
跟隨蘇爾相之兵丁蔡世雄汪有才及通事寸博
學懇求放回孟團 臣 等現飭羈留不遣於辦理機
宜頗有裨益又昨據緬匪稟內詢及蠻暮木邦土
司現在是否存活其情更屬可惡 臣 等當代提臣
等擬作檄稿譯出發去大意以蘇爾相楊重英等
在內地本不足重輕並不必欲索回其送還與否
無關緊要以折其居奇之心且計 臣 等已抵永昌
該匪等必風聞總督業令 臣 李侍堯調任 臣 阿桂

又復一同到邊必有用兵征剿之事而撤內轉留
不提但辦理愈加嚴正覺與向時所辦忽復一變
俾致不能揣測庶幾疑畏交生送還蘇爾相似尚
稍有機會俟送出後仍應扣留孟圍等勒送楊重
英或可得有端緒目下節蕃等在馬脖子一帶觀
望臣等雖不便前往張鳳街等處致似將此事看
成重大日內即往騰越州以便遇有提鎮不能即
得主見之處就近指示
公又奏言臣接奉
諭旨以前次緬稟專係得魯蘊一人此次譯出緬文又有

綻拉機名字明係綻拉機從中作梗贅角牙偏聽其言若果如此則得魯蘊計議不行必心生疑懼或可乘此機會設法招致如果得魯蘊帶其所轄木邦人衆前來投誠亦係好事朕必加恩賞以官職且可得緬匪真實信息查得魯蘊並非木邦管事之人聞其向居阿瓦管理自阿瓦至老官屯沿江一帶事務綻拉機亦係帶兵防守頭目聞伊二人不甚相睦不出

聖明所料但得魯蘊在彼位分頗優家計亦好非至家破身危不可自存未必卽肯輕受招致若果所辦事務一切計議不行自必稍生疑懼或可乘機設法

招致亦未可定誠如

聖諭只可如治病偏方　臣　等現在密加訪詢如有可以相

機辦理之處務卽設法辦理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李侍堯等奏緬匪近日大概情形並現在辦

理各緣由頗合機宜已於摺內批示矣緬匪反覆狡詐

實爲可惡大約得曾蘊尚欲送人完事而縱拉機阻之

圖思德等又露有招致之意致被賊識破遂爾屢變其

說果不出朕前旨所料至摺內稱三月初五日緬匪差

孟合持緬稟同原隨蘇爾相之兵丁蔡世雄汪有才前

來譯出緬稟有問及鑾暮木邦土司之語又三月十五

日綻拉機差碎凍具稟同通事寸博學進關請遣回孟幹孟團阿桂等將蔡世雄汪有才寸博學等留住又以孟團係緬匪任用之人現飭羈留不遣所辦甚是至緬稟內忽詢及蠻暮木邦土司現在是否存活顯係不肯將蘇爾相等即行送回故問及兩土司下落欲圖彼此對換其詭惡伎倆尤堪髮指阿桂等擬作檄稾既直折其居奇之心且辦理邊務與向時忽復一變俟送到蘇爾相後即扣留孟團等再行勒送楊重英深合制馭賊匪之道此外亦別無辦法其稟內復請差人至馬脖子與節蓋說話而節蓋則不肯令其進關明係欲誘內地

官員到彼復行留住阿桂等自必不爲所惑輕率差人前往至彼差來之人則應拘留不遣一應書稟概置不理使縱拉機等一切奸詭伎倆無可復施俟其果有悔心實欲送人納貢再行相機妥辦前令阿桂馳往永昌原因得魯蘊等有進貢還人之語今緬匪即屢變其說前稟之誑捏顯然阿桂斷無因賊匪欺飾無據之談在邊等候之理現在發去回檄若緬匪翻然畏懼實欲還人完事阿桂察其確切即酌將此事辦畢再行回京若回檄去後別無信息或仍以空言搪塞阿桂在彼久駐亦不成事體前諭阿桂等派兵一二百往拏節蓋馬脖

子既距關不遠此時雖有瘴氣諒不甚盛阿桂審度節
蒸如果在彼業已派兵往拏則阿桂俟辦完其事再行
回京若其事亦屬難行阿桂酌量在彼並無可辦之事
即遵前諭將應辦邊隘各事宜與李侍堯面論明晰即
可起程回京不必速行至孟團既係緬匪得用之人阿
桂可帶其來京以備訊問其送回隨蘇爾相之兵丁蔡
世雄汪有才及通事寸博學等亦著一併帶來

二十一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緬甸邊務經久未結誠如

聖明所諭終非完局而辦理之法不外招誘征剿兩策招

誘既易致居奇征剿又礙於水土兩策俱難得
手本年春間得魯蘊屢次遣人遞稟籲請還人進
貢似屬機事可乘迨 臣 阿桂奉
命赴滇會同 臣 李侍堯並辦此事而賊匪又早已更變實
出情理之外 臣 等現駐邊境雖賊情詭譎非常全
無把握但體察得魯蘊初起情形其欲送出蘇爾
相等似非全假特被夥黨阻撓遂爾狐疑首鼠迄
今尚無就緒然屢將兵丁通事遣送入關又將蘇
爾相送至馬脖子綻拉機節蓋等現住彼處未回
似有難於退回之勢倘有機會可乘或致坐失不

但臣等赴滇受降奉有明發
諭旨事難結局且臣等皆身受
主恩至深至厚雖稍涉棘手非至殫竭心力輒諉於時勢
漫不悉意籌畫此中實不能刻安臣等愚見此時
賊匪正在遲回觀望若遷就招徠固萬萬不可而
相機設法隨時辦理自屬臣等必應竭盡之心總
以無妨
國體不長賊志爲主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籌辦邊務緣由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據
稱賊匪正在遲回觀望若遷就招徠固萬萬不可而相

機設法隨時辦理乃臣等必應竭盡之心總以無妨國體不長賊志爲主等語所奏自屬正理阿桂亦只可如此籌辦前已傳諭阿桂如賊匪竟無信息阿桂自不值久駐邊境等候或已發兵往擒節蒶俟其就擒再定行止否則將應辦邊隘事宜面與李侍堯講論妥其妥辦阿桂即可起程回京計阿桂等拜發此摺時尚未奉到前旨阿桂此時如尚有機會可乘自宜悉心籌度若賊匪仍似前此之荒唐狡譎竟不必視以爲事倘賊匪復差人來投文稟即將來人拘禁或釋其中之無用者一人歸遂歸巢其稟總付之不答並嚴飭邊隘不許內地

民人攜貨偷出此外亦更無別法重令阿桂赴滇受降

雖已明發諭旨今賊匪反覆變更前說盡屬誑語其曲

自在賊匪不足重輕阿桂即遵前旨回京原屬無礙

二十三日

諭曰大學士舒赫德於二十二日病故其員缺自應阿桂

補放但定例大學士缺須俟一月後始行降旨現在滿

大學士無人阿桂即行起程回京

二十六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查進貢還人之事前經得魯蘊

屢次遣人遞稟懇求旋即托詞象隻未到繼復請

差官赴馬脖子與節蕃說話前後反覆實出情理之外臣等初據禀報卽不勝憤懣深恨聞節蕃等僅帶五六百人在馬脖子原擬酌派兵弁以與之講話爲名臨時脅勒交還稍有支吾卽將節蕃等一併掩捕進關再行計較嗣經探明縱拉機等陸續添帶多人立栅嚴防而該處一線山梁形如馬脖兩旁陡陂深曲本係該匪巢窟門戶在老官屯外最要隘口臣阿桂向曾經歷其地記憶形勢若輕兵撲取恐不能得手是以再四躊躇商令員弁相機設法試辦於本月初七日奏

聞在案今接奉
諭旨或用計或用力早蒙
示及臣等萬里之外籌辦情形
聖明洞鑒真如燭照也伏誦
諭旨自古中國馭外夷示之以威令其懾服則可保邊
境寧謐若稍存將就姑息之見則是示之以弱未有不
因此受害者誠制馭外夷重當不易之要領臣等蒙
皇上教導多年受
恩深厚此等關鍵稍能領會一二況以
國家全盛之力因其水土惡劣蘇爾相霸留在彼業已

數年我
皇上尚未肯輕於用兵此時若可擒拏節盍等賊更何所顧慮惟該匪性雖狡詐情實恇怯所恃者僅氣候毒癘一端此番賊目送人既占負嵎之勢又竭力隄防非單兵可以輕試若果離其巢穴侵犯近邊則飛速調集各隘分駐之可以打仗兵丁亦尚有二千內外儘可盡力截殺而以賊平日之畏葸計之當不敢出此竟可毋庸多慮特其奸狡性成忽似悔禍忽似激我用兵實堪髮指除俟續有機會即遵

旨辦理外合將奉到
諭旨緣由先行
奏覆奏入
諭曰前此賊人懇請開關納貢送人之說屢經反覆固係
得魯蘊計圖自利先發其端而綻拉機又別懷自私之
見阻撓反悔其曲全在於賊亦由圖思德聽屬員聳慂
遷就完事不免粉飾其詞此時俱可毋庸深論而賊匪
與禽獸無異更不足與較現在既無可辦阿桂即可回
京

二十七日

諭曰前據圖思德奏稱本年正月內得曾蘊差孟幹孟團致送禮物並稱欲將蘇爾相等送回隨遣其出口傳令得曾蘊親來及至二月孟幹孟團復進關稟稱象隻未到現令節盤四人在馬脖子等候求差官到彼說話令將孟幹孟團扣留嗣據阿桂等奏稱孟團係贅角牙妻父渺萬機之用人遞稟懇求放回現飭拘留不遣各等情因孟團係緬匪得力之人曾諭令阿桂帶其進京以備質訊今思得曾蘊忽爾捏詞欺誑嗣後反悔情節甚爲可惡其中原委孟團必知其詳阿桂等即應將其嚴加刑訊詰以緣何反覆之故令其據實供吐勿任狡飾

況從前賊匪既敢將內地差往之蘇爾相擅行鎖鐐此時將孟團嚴行訊鞫庶少解恨而此等幺麼匪衆合其多受痛苦又何足惜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即將孟團嚴加刑訊取具確切供情先行迅速馳奏仍派委妥幹員弁將孟團鎖鐐解京並飭沿途撥兵護送嚴加管束毋致稍有疎虞

二十九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前在軍營時聞懵駁有母頗知恭順但彭理所云不可違背天朝之語並無憑據今亦不知其存否加恩獎勵之處似可不辦再滸

江等處現派員稽察倘有江楚客商至彼均不許

出口奏入報

聞

五月初五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竊照緬目屢次遣人進關遞稟

前後各情節節經恭摺奏

聞在案臣等接據提鎮稟報偵知緬匪納貢還人之事雖

有綻拉機從中阻撓而得魯蘊致送鎮州禮物前

後差出緬目緬衆十有餘人遣回內地兵丁通事

三人而綻拉機又與蘇爾相同至馬脖子似猶有

出送之意是以尙思設法試辦茲於本月十五日
續接稟報縱拉機節蓋等已將蘇爾相由馬脖子
退回賊巢蓋詭詐狐疑本屬緬匪習與性成而該
頭目又復各挾私心互相猜忌遂至轉輾支吾終
歸虛謊但該匪等既已退回則已全無可辦若再
行試探致露遷就完事情形恐轉爲賊所輕視尤
於
國體攸關當飭張鳳街一帶各兵卽行撤回以避岑瘴
并嚴諭各邊弁目不可稍露內地端倪亦不可再
與緬匪稍通言語正在辦理適奉

諭旨令臣阿桂將邊關一切告知臣李侍堯銅鹽諸事會
辦完竣卽行回京查得𢈪蘊此次遣人納貢之說
上年冬間初據圖思德奏到卽蒙
降旨不可輕信今年正月復據奏報似已近實而我
皇上轉卽將圖思德調撫貴州令臣李侍堯調任雲貴臣
命赴滇復面承
阿桂奉
諭旨細目如果出於誠心應准其納款如尚詐偽則將交
辦諸事料理完竣卽行回京賊中一切詭秘狡詐情事
早蒙

睿照無遺今閱數月終不出

聖明預料實非尋常臆測所能仰窺萬一　臣等現提扣留之緬目孟幹等到騰越訊供並俟提臣常青海祿回至騰越將巖飭關隘稽查出入各事宜及每年毋庸多派提鎮駐邊諸務再面爲諮詢酌定章程即馳回省城會辦銅鹽事竣　臣　阿桂即遵

旨起程回京奏入報

聞

十一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滇省永昌以外在在與緬匪壤

地毘連自乾隆三十四年以後每年提鎭或四員或五員常領將備弁兵前往隴川盞達張鳳街三臺山及各關隘地方分路駐劄皆於秋間出防至次年夏初撤出撤後各處仍酌留兵一二十名至數十名不等歲以爲常但各處雖與緬境相近其實幺麽小醜恇怯無能數年以來從不敢稍近邊圉實不値多派提鎭分駐防範查提督係全省統轄大員所有通屬考驗武職整飭營伍全資料理若常川駐邊其本任應辦事務不無轉致曠廢即各鎭總兵亦有專閫之任未便過半派令出防查

提督原有巡閱之責每年秋間應令到邊巡歷一次如有應辦事件卽駐彼辦理如無要事卽回大理駐劄衙門辦事臣李侍堯亦於冬初赴各邊親行巡察以資整飭至滇省總兵共有六員除騰越鎭係本管地方普洱鎭有本境巡邊事務此外尙有四鎭應請每年輪派一員幫同騰越鎭分駐巡查請於本年爲始卽照此辦理現在提臣海祿已回至騰越飭令總兵喀木齊布卽回本任只留吳萬年一員協同本鎭劉國樑駐劄照料至每年出防兵丁共撥派四千五百名雖皆騰越鎭本標及

所屬永昌龍陵各協營兵丁但爲數既覺過多而
離各兵營汛自數站至十餘站不等歲歲駐邊半
年有餘不敷更番輪替難以休息亦應裁減惟近
日適有得魯蘊籲請通關之事今年若驟行裁撤
恐緬匪聞與向年迥異妄揣竟已忘情於彼亦未
妥善酌擬今秋駐兵數目暫照向年辦理乘便審
度地勢酌量於南何現駐眷兵以外氣候較好地
方展撥營汛安置卡堡俾與張鳳街等處聲勢聯
絡將所有分駐之兵漸爲裁減則每年既無出防
名色而各兵亦得輪流休息矣至封關禁市雖不

能制緬匪死命而藉此可杜奸民擺夷潛出邊外透漏消息則關隘不可不飭

功令不可不嚴查緬匪與內屬擺夷種類相近而內屬擺夷又與沿邊漢民居處相錯凡夷地所產賤則魚鹽棉花貴則碧霞璽翡翠玉葱玉夷漢相因出關私販向所常有前任督臣彰寶欲嚴絕其弊奏請盤獲各犯即予重辟乃立法不爲不嚴而弊竇不能盡絕蓋以沿邊小民只圖覓利未曉刑章而有等無識官吏又視爲法重情輕難免卡兵得錢私放官弁含糊開脫臣等酌議嗣後應請量爲區

別凡拏獲私販審訊明確自三人以下者合與流
徒自四人以上者外遣若多至一二十人以上為
首者正法從犯外遣倘有因此透漏消息者無論
人數多少審實即
奏明正法關口員弁或有失察故縱情弊查出分別從
重治罪如此則犯必懲而法必行庶可杜絕弊端
又查外省民人寄居滇境與外夷商販者江西湖
南人為多尤宜嚴為禁止但滇省幅員遼濶各屬
遠距邊境自數百里至二三千里不等其間山川
迴互道路岐錯在在可以出入沿邊各處雖有七

關八隘之名其實長坡廣岫汗漫綿延稽察殊難周密惟查永昌有潞江一處順寧有緬寧一處皆爲各邊總滙之區應特派員弁專司稽察遇有江楚客民卽驅令北回其向來住居近邊之人由來已久或耕或販覓利營生若概行驅逐致若輩同時失業無以餬口亦屬難行應交地方官查明現在共若干戸男婦共若干口仿照內地保甲之例編造寄籍册檔登記年貌互相保結並照向例嚴禁與附近擺夷結親締姻如有進關回籍等事俱用互結報明官給印票關口驗明放行回滇時仍

驗票放出若無印票即屬漸來之人概不准以探
親覓友等故藉辭出外如各員弁混放偷漏查明
叅處至沿邊各處如永昌騰越順寧緬甯南甸龍
陵一帶所有本籍民人保甲亦應一體嚴爲稽核
毋許混匿江楚客民有則從嚴懲治又緬匪需用
之黃絲等貨概不許其販至潞江緬寧隘口該處
俱照內地稅關木牓式樣刊刻木牌榜示路口如
有私販出關者查出將貨物入官本犯究處以上
數條所有嚴飭邊關事宜大綱亦不過如此所謂
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奉行妥善方有裨益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十二日

公奏言現在緬匪之事已無可辦理臣將嚴飭關隘各事宜與常青等商定到省約留數日俟會辦事竣即將孟幹碎凍親帶回京至通事寸博學兵丁蔡世雄等已於本月初十日解京奏入報

聞

十四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前在騰越商辦邊關事竣於四月二十六日拜發奏摺後即起程回省二十九日

接據提督海祿總兵吳萬年來稟有聞得緬夷又欲送出蘇爾相等之語臣等即暫留永昌本日復據該提鎮稟稱緬夷於二十七日差頭目孟美等四人跟役十八件送蘇爾相多朝相及兵丁吳志鎰等五名到虎踞關並持有緬表及象牙檀香緬布嗶嘰等物當派守備李瀚前往接收現將緬目暫留張鳳街派員將蘇爾相於二十八日起身護送前來等語查緬匪雖狡詐殊常難以情理揣度但前蘇爾相等至馬脖子已踰數旬忽爾退回今又突然送還大約前因給伊檄內有人貢若不到

闕斷不再通言語之諭既而呈送緬稟到關竟擲
還不理且前聞臣等到邊並不聲張已生疑慮及
伊等退回又置不問轉將駐兵撤去不發一辭竟
無端倪不能窺測緣由遂至疑怯兼深始行送出
臣等現令提督海祿酌留應撤駐兵一二起以壯
聲勢並將緬稟詳細譯出看其辭意如何乘機勒
獻表貢送還楊重英并訊取蘇爾相等供辭以便
派員送京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緬目送還蘇爾相等現在接收辦理緣由
一摺其事甚奇緬匪既反悔前說何以忽行具稟還人

且蘇爾相既經賊匪帶回因何復又送出其故殊不可解諒不能因此別藏狡譎伎倆必因阿桂等前次擲還原稟置之不理邊境又並不聲張轉將駐兵撤去絲毫不露端倪賊匪無從窺測故有此舉抑係得魯蘊於緬酋贅角牙處訐告縱拉機將其撤回得魯蘊始行其志無虞掣肘因得復踐前言亦未可定今蘇爾相等既送至永昌阿桂等可即向其詢明賊匪此次反覆緣由先行具奏仍速派人將蘇爾相等即行送京並諭以伊從前原係奉差前往被賊羈留本無過失且聞其曾屢次欲尋自盡情頗可憫到京後尚欲加恩令其不必憂懼

途中並毋庸鎖解卽令伴送之員同其由驛來京至前
曾傳諭阿桂等令將緬匪頭目孟團嚴加刑訊細究賊
匪因何反悔之故原因賊匪屢變前說實堪髮指孟團
係緬匪得力之人自應將其嚴鞫令吐實情並使其多
受痛楚稍可解恨今緬匪旣將蘇爾相送回則孟團卽
可無庸嚴訊卽派委妥員押解來京之處阿桂李侍堯
亦可酌量若無可問處則亦不必解來矣至所稱將緬
稟詳細譯出看其詞意如何乘機勒獻表貢並送還楊
重英等語自應如此辦理緬匪忽將蘇爾相送出其心
必生疑怯此時乘機勒令將楊重英送還諒彼必不敢

違拗若果將楊重英送出並進表納貢原可准其開關通市完此一事設或提及蠻暮木邦土司之說則竟當嚴飭看其動作若何再行定奪總之外夷性情若窺見內地稍存遷就之意即視為奇貨可居詭詐百出若內地付之不理彼無從揣測必惶惑懇求此乃一定不易之道阿桂李侍堯自能見及於此措置必合機宜也況前此圖思德常青等一聞得魯蘊之信即欲將就完局意存見好轉為賊匪所窺事多反覆及阿桂李侍堯到後堅拒不理賊匪忽爾還人或轉可因此完事可見辦理此等要務惟在準酌得當不可稍設成心而為公為

私總不能外乎天理圖思德常青此時能無深悔乎至

阿桂現在既有應辦之事自應暫駐永昌與李侍堯會

商妥辦若其所約日期尚遠即又不值在彼久待即可

回京入閣辦事惟在阿桂自行妥酌而行

十五日

公奏言緬匪狡詐可恨正將孟團等鎖押提訊以

紓拘禁蘇爾相之恨因蘇爾相已送出現將孟團

孟幹碎凍三人羈禁勒取楊重英奏入

諭曰既送出蘇爾相則此三人扣留以待勒取楊重英可

也

二十三日

諭曰阿桂著補授武英殿大學士管理吏部兼管正紅旗滿洲都統事務

又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緬目送回蘇爾相等現在接收辦理俟蘇爾相到彼後訊取供詞並緬稟詳細譯出看其詞意如何乘機勸獻表貢及楊重英看其許約日期遠近再定行止等語所辦甚好已詳悉傳諭矣阿桂等前摺於五月十四日奏到距今已經十日何以尚未見續奏張鳳街距永昌不遠蘇爾相等行走需日無多因何尚

未將訊供緣由具奏或係阿桂等卽欲乘此機會向緬匪勒獻表貢並索取楊重英俟檄諭後再行奏聞然亦當迅速具摺何故稽遲若此著傳諭阿桂等速將現在辦理情形迅卽覆奏至緬匪等雖已將蘇爾相多朝相送回若不奉表悔罪納貢及送還楊重英尚不得謂之誠心款服未可許其開關通市倘因其已經送還蘇爾相等遽弛關禁又似中國遷就完事未免爲賊人所輕阿桂李侍堯俱係歷練有識之人必能相機妥辦也今日已降旨令阿桂補授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著阿桂自行酌量如緬匪許約奉表伏罪納貢還人之期較近

阿桂在永昌辦畢此事再行起程若所約之期尚遠自不值在彼久待一切事務交李侍堯妥辦阿桂即可起程回京入閣辦事

二十八日

公奏言據孟美等供送還楊重英及貢象須五十餘日方有回信其事妥否尚在未定現在邊務無可辦理俟宣慰等事辦竣即行回京奏入報

聞

六月初六日

諭曰據顏希深奏湖南吏治情形所稱州縣佐雜調委過

多之處已明降諭旨交顏希深查辦矣至所奏上司既
明以姑息市私恩下屬漸以逢迎開捷徑地方之廢弛
公事之闒茸未必不由於此等語果爾則湖南吏治幾
不可問必當徹底確查以定其言之虛實阿桂由滇回
京湖南乃必經之路著於過湖南時嚴密查訪果有廢
弛闒茸實蹟即行據實具奏諒阿桂必不肯稍爲徇隱
也

初九日

諭曰阿桂已於五月二十二日自永昌起程與李侍堯沿
途商辦銅務此時想已自省城起身所有飭令緬匪送

還楊重英及奉表納貢各事宜李侍堯自能酌量妥辦至阿桂李侍堯會奏安插各土夷及仍復車里土司二摺已批交軍機大臣會議具奏自可照覆其安插之人有應改徙烏魯木齊等處者李侍堯務須選派妥幹員弁小心管押並仿照從前押解廣西省偷越安南人犯之例沿途添派兵役護送勿致稍有疎虞又另摺所奏自應即行嚴查妥辦但據稱此皆十三版納夷衆不忘刁氏情形之語殊未明晰土夷自相劫殺與不忘刁氏情形何涉著李侍堯即將其故詳晰覆奏此旨著由五百里發往並令阿桂知之緬匪如有遣人續稟情形仍

著李侍堯迅速具奏

公偕李侍堯奏言雲南省向有邊外夷人安插各
府居住乾隆四十一年十月經調任布政使朱椿
奏請預籌生計奉
硃批所奏似有所見待朕徐酌之本年二月又經督臣圖
思德奏請改徙江安等省安置奉
硃批待朕徐酌之並非刻不可緩之事臣奉
命赴滇時面奉
諭旨交臣會同李侍堯查明酌量辦理臣等到滇後即稽
核舊案悉心體訪滇省歷年以來邊外投入內地

土司土目及緣事安插各土夷戶口共有一十九起計男女八百餘名口從前安插地方離邊遠近不等內惟臺鋒臺闢安置九龍江係沿邊地方旋有逃竄出境之事其次則臺丙等四戶安置寧洱地方距邊亦近經前署督臣圖思德奏准遷移江西安插在案現在各起夷戶雖距邊較遠可無逃竄之虞但從前內附緣由本有不同目下安置情形亦覺稍異必須量爲分別辦理庶可一勞永逸查有木邦土司線甕團眷屬一百二十餘名口又蠻暮土司瑞團眷屬五十五名口又孟連土目線

管孟及伊子罕凹眷屬七十三名口以上四起夷人原置永昌蒙化漾濞等處居住嗣經奏請移往大理府城安插均經撥給房屋並公用官莊田畝取租以資棲止養贍該處係腹裏地方距邊已幾千里非若臺鑫等居住密邇邊陲可比伊等現皆樂業安居不致復萌逃竄之思即有一二夷匪起意潛逃而地方窵遠夷漢異類挈眷遠行亦必被兵役拏獲且伊等俱係緬甸土司被其侵凌欺侮拋棄土地來歸若令轉輾遷移致同遣徙情形亦殊失

聖主懷遠綏邊之意臣等酌議此四起夷戸應請毋庸移動但其屬下土夷及奴僕丁壯等既久住內地若任其坐食安居終不能與商民無別應合查明如有情願耕種地畝者即於原給附近大理之官莊內量爲撥給田土學種佃種其有年力精壯情願入伍食糧者即准其入伍當兵俾得隨營操演管束如此再歷數十年即可無異土著又有本頭人臺猛高景線頭目邵那賽猛八土目茨管猛等三起眷屬共六十餘名口向因其不可深信移合省城安插居住此兩處夷戸雖各經撥給房屋田租

但恐將來孳生日衆難以經久應請仿照從前自
安南投出之黃公纘家口遷徙之例遵照面奉、
訓示改徙烏魯木齊等處安插居住給與地畝佃種俾各
就生計又耿馬土司之姪罕朝璣孟連土司刁派
猷猛邦土舍衎傑等三起家屬共三十餘名口向
來安插省城居住給予養贍但查該夷等均係土
司近族當日因挾嫌爭控適値緬甸有事之時恐
其乘釁逃竄特令移入內地安插迄今已歷多年
有本身已故止存妻孥者亦有嫌隙漸消業經和
好者應 請行知各該土司令其具結領歸本處圖

聚又户撒夷人黃國賓老乖老婁三起係窩留夷匪十餘名口尚在省城安插給與孤寡口糧以免饑餒但究未完結將來仍須另辦此項人口均係罪人妻孥應照妻孥犯子孫賞給功臣家為奴之例辦理惟人數無多不值送京分賞擬將滇黔督撫及滇黔兩省曾經出兵之提鎮銜名開單進

呈伏候

皇上點派就近分賞將來各自帶回亦可完案此外尚有

大山頭目族姪阿隴一名原係咯國與帶進關內居住永昌現在訊據自稱聞伊父母已故無家可

歸永昌娶有妻室不願歸還故土又臘撒海拉夷
僧賽亞撒拉及徒弟喇萬二名現在大理府城三
塔寺住持管束均係單身夷僧業經安插妥協亦
均可毋庸議從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公偕李侍堯又奏言普洱沿邊十三版納地方從前
原隸車里宣慰司管轄嗣因刁維屏父子兄弟被
人逼脅棄職潛逃遂行裁汰於茨通改設專管各
猛土弁夷人俱歸鈐束臣等伏查茨通地方即係
雍正年間前督臣鄂爾泰所建攸樂營此地瘴氣
最盛是以前督臣尹繼善

奏准撤歸恩茅以避瘴癘茲自乾隆三十九年前督臣彰寶請以茨通專設普安營以來都司已瘴故二員原設兵丁四百餘名每年瘴故者不下百餘人其餘亦多染病委頓支離以殘瘠官兵孤懸江上殊不足以制各猛而壯邊威且該營兵丁缺額無人應募每於隣近各營撥補頂充近年來各營招募兵丁亦恐移撥普安俱視爲畏途絕少應募而車里地方周圍四百餘里山箐居多路徑叢雜惟九龍江實爲控險扼要之門戶十三版納中尚有猛阿猛籠猛遮三處住居江外緊連外夷野性難

以移易又與江內之各猛聲息相通內地派官實不能檢制於江外日久恐滋事端蓋夷民性雖蠢習情頗專一非世轄之土司未能遽服其心查車里夷眾爲刁氏管領已歷二十四代夷眾不忘思舊　臣等悉心籌議惟有急爲更正撤去普安營汛俾官兵脫免瘴鄉仍復宣慰土司俾夷眾有所統攝查普安營弁兵其自景蒙營移來者仍合回至本營安設惟元江營現有官兵九百五十餘名足資彈壓而思茅營地處極邊距九龍江爲最近應將自元江移往兵弁添設思茅以資控制但思茅

廳城地狹人稠城外尚有寬敞隙地可以設營請將該城稍爲廓葺以便增建衙署兵房爲添移弁丁棲止之所併入思茅遊擊管轄統聽普洱鎮節制其所造普安營署舍卡房既於必不可久居之地創立專營且未及三年業已朽壞其從前之錯誤草率已可概見應責令承辦之員及各該上司將前項動用銀二萬七千餘兩攤賠追繳即以爲添建思茅弁兵房署及廓修城垣之用至革土司刁維屏舉家潛逃之後曾委普籐土弁刁應達暫管宣慰司印務一時夷衆俱不肯受其鈐制而刁

氏查無近支可擇惟有乾隆四十年間同刁維屏自行投誠之刁士宛現在覊禁省垣雖係維屏親弟但從前被召猛乃威脅渡江刁士宛曾經投江求死爲匪黨撈救捆縛隨行實非得已嗣又苦勸其父兄投歸內地伏罪覈其行跡尚屬夷類中秉法畏罪不致負恩之人而刁士宛亦頗以此見信於夷衆仰懇

聖恩賞給刁士宛宣慰土司之職專管車里土司地方必能懾伏夷衆以靖內外各猛之心至刁維屏以世襲土司棄職潛逃雖復悔罪投回未便亦予省釋

應仍覊省城所有該宣慰私莊八處向係額徵錢糧嗣改土練爲屯田即將私莊八處給予屯田以抵口糧今仍給還宣慰召人耕種悉照向例每年與夷民地畝按數徵解秋糧赴思茅同知衙門交納刪去屯兵名目仍作土練歸該宣慰管轄并飭該文武員弁嚴禁兵役騷擾以及往來勾結種種情弊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十一日

公偕李侍堯奏言臣等查滇省每年辦運京銅六百三十餘萬乾隆三十年以前湯丹碌碌等廠凡

乙年應運之銅俱係甲年預先發運分爲四運八起定例本年八月開幫次年二月掃幫其四五六七等月正值川江水發不能開運則趕運陸路銅觔以備開幫立法本爲妥善斷難再議改移而瀘店存貯底銅以備臨時撥運更爲第一要務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各廠出銅六七百萬至八九百萬不等短數過多所存底銅又節次撥給外省採買幷墊發沉失等銅全無存貯而歷年所用之銅不下一千一百餘萬以致移後補前運限遞年遲悞甚至夏月亦報開幫淺失從前立法之

意至三十八年以後產銅漸旺然亦低銅爲多如
湯丹大水等廠蒿銅仍屬撥運前督臣彰寶撫臣
諾穆清李湖先後奏請或撥運尖山廠銅以爲瀘
店備貯或撥運七新廠柴板大功廠蟹殼以添補
京運無非欲補足正運之後餘爲籌貯底銅起見
而運限仍未趕復依舊遲逾者總緣前此之虧短
本多即有撥運銅觔實非一兩年內遽能補足正
運之限署督臣圖思德咨覆戶部查取三十九年
悞運職名文內所稱乾隆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九
年止應辦運京等項銅共五千四百二十四萬七

千餘觔實在湯丹等廠發運并各項撥運過銅五千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六百餘觔外尚不敷銅三百八萬八千九百餘觔按册清查數目符合是三十九年之運尚有預支四十年所解之銅更何能籌及底銅而自乙未年起又奉准催解截留挂欠等銅四百餘萬分作五年每歲帶運八十餘萬則銅數加多輓運又需時日此丙申一運之所以更遲也前署督臣圖思德奏請酌展定限原屬實在情形查丙申年額運京銅自上年十月頭運一起開幫後截至今年三月頭運二起二運一起始行

掃幫其第二運二起已報開兌惟三運加運四起銅飭現值夏令川江水漲未便開行即設法趕運亦必須秋杪始能掃數所有本年丁酉年額銅斷難八月開幫即將廠運各員從重參處亦無裨於實政然如圖思德所奏以丁酉之銅改至戊戌年正月開幫則爲時太久運限更難趕復且所稱每年七月掃幫亦於夏月江漲必須避險之處未經籌及應請將現在丙申年未經開運各起嚴行催督勒定本年十月全行掃幫其丁酉年京運務限十一月開幫次年八月底掃幫戊戌年京運限十

月開幫次年八月初埽幫巳亥年京運限九月開幫次年三月埽幫庚子年京運趕復八月開幫次年二月埽幫如此分別定限三四年後卽可趲歸原限惟是趲催京運固不便遲逾而採辦銅觔又須撥變各廠產銅之少葢由前揭盤壳須純用松炭邇年以來近廠松木採燒殆盡須赴數十里至一二百里外購辦陸運抵廠一遇雨雪馱運阻滯每致停爐以致京運不能迅速且恐日久用多遠處松柴亦將採盡斷難久恃伏查各省鼓鑄俱用柴板惟京局內解運盤壳取其色紅質薄便於椎

鑿傾鎔雍正九年部議沒銅八成以下者不准收兌其餘俱照賠色估收乾隆三年議定每百觔加耗銅八觔如不及八成責令原解之員賠補乾隆二十五六等年搭解大興廠柴板銅六百餘萬其後又辦解尖山九渡箐新廠柴板三百餘萬俱經部准因湯丹大水碌碌茂麓四廠向來辦揭蟹殼不將柴板運京部局無從驗其高下是以乾隆三十七年前撫臣李湖奏請改解柴板未經准行茲臣等提驗該四廠所出柴板挑出鮮亮質薄亦如蟹殼成色在八四五以上若將此項柴板挑出運

京則湯丹廠可辦蟹殼一百四十餘萬柴板二百萬碌碌廠可辦蟹殼五十餘萬柴板八十萬大水茂麓二廠可辦蟹殼三十餘萬柴板三四十萬此外大功廠現在出礦少薄擇高礦煎揭尚可得蟹殼四五十萬加以樂馬人老山箭竹塘長發坡永巖坊紹感溪金沙大屯白凹等小廠向撥京運銅十一萬有餘通計每年應得蟹殼柴板五百八九十萬又寧臺廠近年出礦較旺至二百八九十萬內亦有賍分較高之礦該處松炭尚近可煎揭蟹殼七十餘萬惟色澤稍次而提濶純淨亦堪撥充

京運統計每年足數六百三十餘萬之額仍責成各該管道府就近經理查驗於銅元之上鑄明廠分方准撥運如有黑厚板銅率行搪塞及運員含混接收一經部局查出將廠運各員及督辦之道府一併叅處著賠似此通融辦理採辦較易第濾店底銅若以本年所產銅觔供運本年京局不籌儲備塲幫仍恐逾期滇省現有舊截京銅及補解運員沉失共銅四百二十餘萬除分年帶解外尚未完二百八十餘萬此項銅觔雖係運京正額不過解還歸款既非鼓鑄急需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暫行緩解即以此二百八十餘萬運交爐

店以作底銅數年之後存積有餘即行照數分年

補解以清舊額至上年裴宗錫圖思德等先後陳

奏以銅價不敷廠力拮据請將從前裁撤之九十

一爐盡行復設并收囘一分通商之銅加卯鼓鑄

每年獲息一十六萬餘兩以爲加價之用并查明

各廠油米積欠十七萬八千餘兩即於加價銀內

分作三年扣收經部議展作六年以紓廠力奉

旨允行在案但查現年所產銅觔實不敷盡開九十一爐

之用是以雖議添爐現在未能一律開鑄則添爐

之息既鉠加價之款尚懸況查乾隆三十三年因
滇省用兵運脚不無濡滯蒙
恩軫念民力賞加銅價六錢自三十八年奏准通商始行
裁減而爐戶獲沾餘利採辦踴躍遞年獲銅均在
一千二百四十五萬上下迨上年停止通商官為
收買獲銅轉止一千一百五十二萬有餘盈縮懸
殊情形益見是加價不如通商更有明証臣等酌
擬於九十一爐內停鑄四十爐及四十一爐之各
半卯又省局新加之二十五半卯一併暫停歲可
節用銅一百六十餘萬仍以一分通商較為便利

其留存添復之五十爐座核算每年所獲鑄息除去各廠油米及原議分年帶完積欠十七萬八千餘兩外尚有贏餘暫存司庫遇有應需調劑之處

再行

奏明動用其原議加價概行裁撤奏入下部議行

公偕李侍堯奏言滇省給發兵餉向例銀七錢三分每兩總以一千二百文爲率嗣因省城錢文積貯議請加搭二成原爲便兵起見但查滇省年來錢價遞賤各處市價每兩自一千二三百文至一千五百文不等若照一千二百文定數搭放則

兵丁轉致吃虧且各標鎮協營離局遠近不同如武定營例赴省城領給普洱各營例赴臨安領給相距較遠該營等遣弁赴局領到錢文必須自雇騾馬馱回本營糜費腳價未免賠折應請嗣後市價每兩換錢一千二百文以內准照向例搭放如在一千二百文以外照數悉給銀兩不准搭放錢文至離局較遠各營概令一併給銀如該本營自願搭給錢文者出具印領仍依一千二百之數照例搭放庶兵丁領餉不致暗中虧折矣況現在酌議減去錢局爐座另摺具

奏則錢文可無壅積之虞兵餉更無庸加搭臣等因查
辦銅觔事宜籌議及此奏入下部議行
公偕李侍堯奏言緬匪幼酋新立又與暹羅等國
連歲搆兵上年聞蕩平金川因商辦還人貢象後
因檄諭嚴正屢次擲還稟詞益知畏懼此決計送
還蘇爾相等之實情也奏入報
聞
二十二日
命調補鑲白旗滿洲都統
七月初二日

公奏言臣於六月十七日行抵湖南首站之芷江縣地方接奉

上諭據顏希深奏湖南吏治情形一摺著傳諭阿桂於過湖南時嚴密訪查竊照本年春間臣奉

命赴滇道經楚省係晝夜兼行不能接見地方官吏一切竟無由聞悉茲自滇回京初入湖南省站即奉到

諭旨臣一路留心密加察訪但地方之果否廢弛政務之是否闒茸惟視刑名審斷錢穀收支其見於外者僅有文報驛站二項今臣所過湖南地方多係大路州縣距省甚遠所見官吏亦屬無多刑錢案牘

無從查核其文報一項尚無稽悞惟沿途驛站夫馬不無竭蹶然自乾隆三十三年臣赴滇過楚時情形即係如此並非始自今日再細訪敦福官聲尚無不好其在任時小心謹愼亦肯辦事惟識見游移才力柔弱間有悞信屬員之處而查其闒茸廢弛却無實跡可據至州縣佐雜調委過多之事誠如

聖諭不獨湖南一省爲然卽如雲貴二省似此調署者亦復不少萘緣逃兵處分一項州縣到任後扣足一年如有未經緝獲之犯卽行降調離任每年接緝

之員皆復如此上司或因人材起見或因降調太
多將屆一年每即委調他處相循輾轉遂至為數
漸多又衝途州縣遇有差務不無稍費輒以偏僻
地方牧令互相委調酌量通融以均苦樂雖與例
不合尚係私中之公然衝途如此即簡僻之缺亦
借名互調州縣如此即佐雜微員亦相因委署其
中瞻徇情面亦恐有所不免奏入

諭曰前因顏希深奏湖南州縣佐雜調委過多曾明降諭
旨令該撫查辦并諭阿桂於回京時沿途留心體察茲
據阿桂覆奏此事不獨湖南一省為然即如雲貴二省

緣逃兵處分一項州縣到任後扣足一年如有未經緝獲之犯即應降調離任上司或因人材起見或因降調太多即委調他處相循輾轉遂至爲數漸多等語是各督撫之遞相調署專爲屬員俾免處分即此可見其事君不以誠矣州縣緝獲逃犯定例四參限滿降調原准其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即云逃兵處分綦重一年居期未獲例應降調此等尚係公過該督撫等如果以人地實在相需奏請保留朕亦無不量度情形俯如所請何必因此巧爲設法委調紛繁致蹈欺飾之咎即如王倫案內之逸犯歸太劉煥通緝數年至今未獲可見各州

縣之不能實心任事然亦未嘗因此罷斥一官則督撫
等又何必為此過慮乎現據阿桂另摺奏稱酌定章程
已交部議奏矣嗣後各督撫務須一秉至公毋再輕為
更調倘敢仍蹈前轍致滋流弊必將該督撫從重治罪
公又奏言各省州縣佐雜不得調署別缺及輙轉
更署如必須將實缺州縣調署者將因何調署緣
由並委調若干員按季造册咨報上季之册下季
到部如有遲延將該督撫藩司照例議處奏入下
部議行
十六日

諭曰阿桂係滿洲大學士其行走班次自應居首至漢大
學士亦應有在前之人于敏中行走班次著在阿桂之
後高晉之前
十七日
命充
玉牒館
國史館
四庫全書館正總裁
二十日
命充文淵閣領閣事

二十三日

諭曰現在纂輯平定兩金川方畧大學士公阿桂著一同

閱辦

二十六日

命充經筵講官

是月回京

八月十九日

諭曰金史世紀著派大學士公阿桂悉心檢覈分條編輯

十月初六日

命調補鑲黃旗滿洲都統

初七日

命管理戶部三庫事務

四十三年戊戌六十二歲

四月十九日

命充殿試讀卷官

閏六月十四日

命管理理藩院事務

七月十三日

命兼署兵部尙書事務

十四日

諭曰大學士公阿桂父阿克敦伊子又名阿迪斯及阿彌達雖俱係清語究屬三代沿用恐其家遂以阿為姓因令自伊孫始名首不必沿用阿字蓋滿洲原有姓氏而通行乃其名字著交八旗各省將軍都統副都統等通諭各官兵令各遵奉

二十日

上諭

盛京恭謁

祖陵

命留京辦事

十月初四日

諭曰國史館恭輯

開國方畧著大學士公阿桂同辦

十一日

命在總諳達上行走

是年十月第二孫那彥寶入學

十一月第四孫那彥住生子阿廸斯出